

夏日

启示录

サマー・ アポカリプス

Kasai Kiyoshi

罗什福尔家杀人事件

版 社 NEW STAR PRESS

(日) 笠井洁 著 筒之一 译

夏日启示录

(日) 笠井洁 著
简之 译

SUMMER APOCALYPSE (THE ROCHEFORT MURDER CASE)

by Kiyoshi Kasai

© 1981 Kiyoshi Kasai

The third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1996 by TOKYO SOGEN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OKYO SOGENSHA C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日启示录 / (日) 笠井洁著; 简之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133-2170-9

I. ①夏… II. ①笠… ②简…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0286 号



夏日启示录

(日) 笠井洁 著; 简之 译

责任编辑: 王 怡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234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一版 2016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170-9

定 价: 4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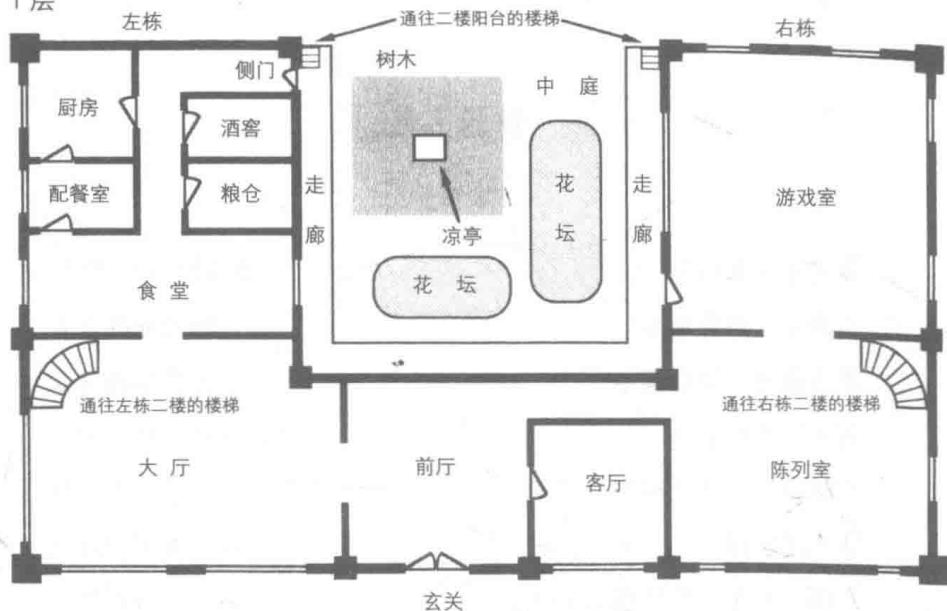
午夜文库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名字叫作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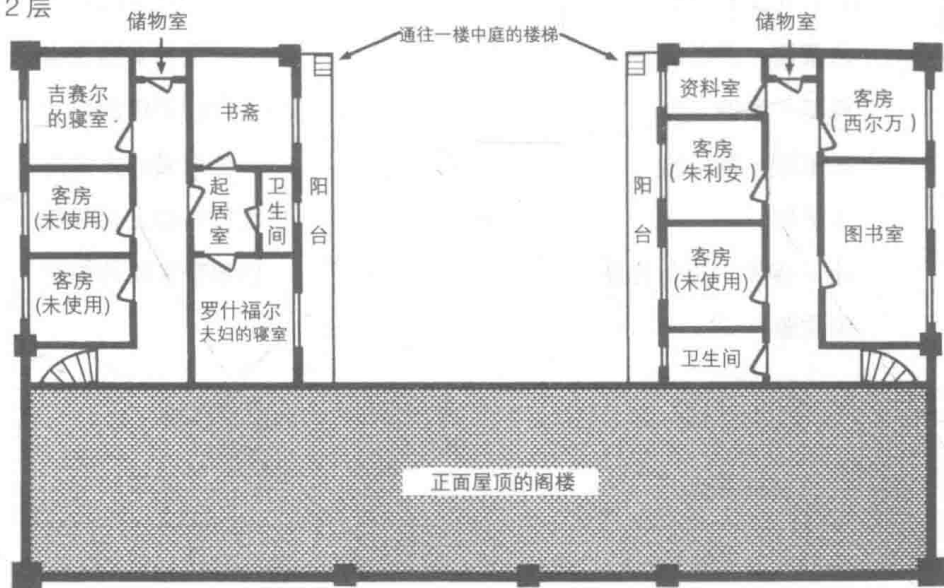
《约翰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

埃斯科拉芒庄略图

1层



2层



朗格多克地区略图



目录

- | | |
|-----|----------------|
| 1 | 序 章 塞纳河边的狙击者 |
| 7 | 第一章 异端清洁派的恐吓信 |
| 54 | 第二章 埃斯克拉芒庄的惨剧 |
| 118 | 第三章 拉沃拉内墓地的枪声 |
| 186 | 第四章 卡尔卡松城堡的吊死者 |
| 286 | 第五章 蒙塞居尔石峰的死斗 |
| 368 | 终 章 图卢兹医院的绝食者 |

序章 塞纳河边的狙击者

那件歹毒凶残的惨事，发生在不祥的酷暑笼罩的一日，在漫长的白昼后迎来的浓紫色的黄昏天空下，它毫无征兆地，向我们袭来了。

这年夏天酷热异常，人们说这是自路易十四世时代以来还不曾有过的。巴黎人对这种发疯了一般的气候完全没有抵抗力，每天都度日如年。高温已经持续了三周以上，还是那么的凶猛炽烈，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

这次的炎夏，就好像膨胀了的撒哈拉沙漠贪婪地将地中海、西欧诸国尽数吞噬了一般，高温、干燥，仿佛要烧灼一切。这种五月下旬开始的异常气候，改变了这座由褐色的粗糙岩石塑造的都市，生活的齿轮走偏，各处出现了微妙的变异。

比如说，装满了矿泉水，贴着淡蓝色、桃红色商标的塑料瓶，从食材店和超级市场的门面上消失了。接下来，玻璃瓶装的解暑饮料又失去了踪影，啤酒也开始供货不足了。在各个家庭里，大量的

肉食和蔬菜散发着甜腻的臭气，迅速腐败，让汗流浹背的主妇们的焦躁和恼怒升到了极点。在这座都市里有着冷气设备的为数不多的地方，电影院、银行、百货商店里，大量群众为求得一丝凉意而大举杀入，以致妨碍了正常营业，这样的事例也变得屡见不鲜了。往年就算到了盛夏，摄氏三十度以上的日子也就只有一两天的这座都市，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酷暑面前显得是如此脆弱不堪。

人们为了争夺当天到货的商品，早在开店前数小时就已经在食材店门口排起了阴郁的长龙。不想排队的人就只能一天天地忍受铁锈和石灰味浓郁，温热而难以下咽的从水龙头流出的水。排队的人窥视着头顶上烘烤头发和皮肤的白色炽热光球，让大气中炙热的微粒子灼烧着鼻腔、咽喉和肺部，发出凄凉的喘息声。

在酷热中等待开店的人群里，有不止一名无法拜托家人、朋友帮忙购物的孤独老人，因为贫血、心脏病发而昏倒在地。其中有人当场就长眠不起，为报纸提供了阴暗的新闻素材。在这样的长龙之中，我听见了排在我身边的老婆子长长的自言自语。在那双皴裂、丑陋的嘴唇中溢出的语言的意义，一开始我还无法理解，后来仔细一听，原来她沉吟的是有一匹灰色马登场的《约翰启示录》的一节。我可能陷入了轻度中暑，全身被冷汗浸湿，为了跟不停袭来的眩晕对抗而双脚用力蹬着石地板，这样在我的耳中，老婆子那阴沉的喃喃自语还在低声回响。启示录之夏，才刚刚拉开帷幕。

时近夏至，在纬度较高的这座都市里，太阳才刚刚下山，时间已经接近深夜。远离繁华街区，路面宽阔而略带荒废感的河岸路上人影稀疏。早上四五点天色就开始明亮，转瞬间炎热的一日又要开始，人们为了享受短暂的夜晚提供的凉气，已经早早躲入家中深处了吧。

在这么一个长得让人心生倦意的六月的黄昏，我抬头四望，被太阳的烈焰不停灼烧了一整天，已经疲惫不堪的首都街头，被温柔的紫色暮霭包裹着，终于迎来了安宁的一刻。

“驱，你看。”

我手指着对岸的石壁，对着身边那位喜欢独自陷入无法捉摸的沉思的青年说道。在河边点点散布的街灯苍白的映照下，石壁在身后的黑暗中朦胧浮现出它的身影。

“你看，塞纳河的水变得那么浅了。”

河岸的石壁上仿佛画着一条跟水面平行的线，在夜里也清晰可见。线上部的石壁因为常年受到风雨的侵蚀，已经变得污秽而黝黑，下面的石壁因为长期浸在水面下，受到水流的冲击，堆积的石块的白色轮廓在黑夜中仍清晰可辨。石壁上的横线标示了到上个月为止的水位，跟那条线一比，现在的水面实在太低了。

“是啊，气候这么反常，塞纳河的水也会干涸的吧。”

矢吹驱用冷漠的沉默打断了我的废话。面对自从五月起就占据了巴黎人话题榜首的这场酷暑和旱魃，驱还是表现出他一贯的冷淡态度。在我已经因为身旁的热气几乎陷入窒息，喘息个不停的时候，他还是几乎不流一滴汗，面不改色。他在沙漠的流浪中锻炼出来的肉体，似乎不把这种程度的炎热放在眼中。

“那个女人的警告，你是怎么想的？”

面对这个默默前行的人，我改变了话题。我可能变得有点神经质了，觉得身边笼罩的沉默重得让人无法呼吸，原因可能就是那个神秘的女人说的既像威胁、又像警告的话语。

驱不经意地停下脚步，把脸转向我，就像侧耳倾听什么微小的声音一样，稍微皱起了眉。河面上不时吹来久违的、忧郁的微风，

夹带着白天残留的暑气，把衬衫和牛仔褲上弥漫的汗气渐渐吹散了。

“驱，你说……”

就在我想继续说下去的一瞬间，一个沉重的冲击袭来，突然整个世界颠倒了。我被身旁的青年推倒在地，重重地摔倒在铺路石上。之后我感到汽车因为加速而倾轧着车身疾驶而来的气息，以极快的速度扑倒在我身上的柔韧肉体的重量，还有两声回响在深夜的河岸路上的短暂爆炸音。这一切都在一个极短的瞬间重合在一起，向我袭来。

“好痛，驱，到底怎么了？”

我忍不住呻吟出声来。

“……白色的雪铁龙 DS。”

驱无视了我的提问，小声沉吟着。他用手肘支撑着上身，一边注意着不压到我，一边维持着体态，在汽车引擎声完全远去，消失无踪之前，一直都没有从我的头、肩、背上爬起来。我用肩膀感受着驱身体的重量，脸贴着冰冷的铺路石，四肢瘫倒在大地上，无法动弹。摔倒时直击地面的手臂和腰部隐隐作痛，但没有受很重的伤。可能是驱照顾到了我，用了巧妙的摔法避免我受伤吧。

我头发散乱一地，身体横卧在路上。伏在我身上的青年用双肘支撑着体重，凝视着急速远去的红色尾灯。那双接近太阳穴的大眼睛上，映出了黑暗中闪烁的红光。我从下往上看到，为了迎战突然的袭击，青年全身的肌肉绷紧，就像是将奔涌的力量压抑在一个点上的大型猫科猛兽。青年那清醒、紧张而锐利的侧脸仿佛带有某种魔力，牢牢地吸引了我的视线。我茫然若失，仿佛沉浸在了某些不着边际的思考之中。比如说，在这么近的地方也几乎嗅不到驱身上发出的体味，是为什么呢。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十几秒之中发生的事。不久，驱开始站起身来，但他的动作少见地生硬而不流畅，极其缓慢、不自然。这时候，我察觉到某种从脖颈上传来，浸湿了我肩背的温热液体，我带着暧昧朦胧的感受，随手去擦拭，在街灯微弱的映照下，我的手掌沾染上了少许红色的东西。

“驱，是血啊。”

我惊慌起来，忘我地叫嚷着。驱对我轻轻点头，将身体依靠在道路和河岸边界处的石栏杆上。我手撑坚硬的铺路石，慌忙地直起身来，变成了坐在地上仰视身边的青年。河岸的机动车路上的引擎声已经远去，几不可闻。凭靠在栏杆上的青年样子异常。我屏住呼吸，看着他用单手压着的右肩的伤口中，大量的血奔涌而出，将他的上半身染成了血红，诡异得有如鬼魅一般。

“驱，你受伤了吗，你怎么了？”

“第二发怎么也躲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惊慌失措，声音高亢，但驱还是冷静得让人讨厌，不改半点他那不流露半分感情的语调。直到这时，我才终于理解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们被人从路过的汽车车窗中狙击了。那个短暂的爆炸声就是枪声。而察觉到了危险的驱，为了保护我而把我压倒在了地上。

“糟糕了，驱，你要死了！”

已经流到脚边铺路石上的血，还有驱那苍白而无血色的脸，让我以为青年已经濒死了。我跑到他的身边，带着哭腔叫道：

“不要死，不要死啊。”

青年的嘴唇轻微地歪曲了，就好像是棺材中的死者脸上浮现的浅笑，让我不寒而栗。之后驱微微侧身，在我耳边小声说道：

“娜迪亚，那个女人的事你不能跟任何人说，知道了吗？”

这句话带着让人无法违抗的意志。我就像个被叱责的小孩一样，忘我地点了点头。温热的微风在黑暗中吹过，吹起了我的头发，又消失了。我喉头充斥着某种让人窒息的东西，让我无法高声尖叫。直到这时，无法抑制的微小震颤才开始席卷我的全身。

启示录四骑士彷徨的杀戮之夏，这只是一个不吉的最初预兆。

第一章 异端清洁派的恐吓信

1

以中世纪异端清洁派的圣地，南法蒙塞居尔为舞台上演的惨剧，其序幕在六月的巴黎无疑已经展开了。在六月二十一日深夜，阿尔伯特一世路上射中了矢吹驱的枪击，既像是对之前约一个月里发生的事情的第一次中期结算，也是即将到来的蒙塞居尔连续杀人事件的血淋淋的开端。“启示录之夏”的序幕，沾上了矢吹驱这名“堕天使之冬”的告发者所流的血，沉重地降下了。

巴黎被近年罕见、疯狂的酷暑袭击后的五月的最后一天，我没有参加利维耶尔教授的讲座，直接走向了奥德翁后街的咖啡店。我只是从地下铁奥德翁站下了车，爬了一段短短的斜坡而已，就已经满身是汗了。街景就像是透过白色的火焰观看一般，在我眼前不停地摇晃。到上个星期为止五月美丽的巴黎，一转眼间变成了酷热的

地狱之城。

“这可热得真够呛啊。”

我避开日晒，在店的最里面找了个位子坐下，几个男人粗暴的说话声不由分说地传入我的耳中。两个男人坐在吧台喝着啤酒，前额秃了的上了年纪的男人正在对一个微胖的年轻男人说话。两人都敞开着被汗沾湿的污秽的蓝色工作服，胸前浓密的胸毛上凝聚着无数汗珠，让人看了就觉得闷热。

“这个啊，是老天爷发疯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年轻点的那个人摇了摇头。

“地中海给石油烧干，变成沙漠了。”

上了年纪的男人拿着一块皱巴巴、黑黝黝的脏手帕粗鲁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故作夸张地皱起了眉。他显然是那种街头巷尾常见的万事通，对着无知的同事披露点报纸杂志上的，或者是书上看来的一知半解的新知识，以此为人生乐趣的那种人。我家所在的蒙马特区的后街咖啡店里，这种可爱的博士们也不少。这个男人谜语般的话勾起了我少许的兴趣。

“看你说的，海怎么可能变成沙漠嘛。”那个给人有点笨重印象的微胖的年轻男人摇着头反驳他。

“可就是会，因为石油。知道吗，是这样的，你给我听好了。

“夏天，风是从南往北吹的。空气从非洲的高气压带吹向北海的低气压带，平时非洲的热空气经过地中海的时候，会吸收水蒸气，稍微降点儿温，所以这一带也会下雨。可是啊，地中海的表面给石油污染了，就乱套了。就好像海面让油给封住了，水蒸气蒸发不出来。你就当干巴巴的撒哈拉沙漠一直延伸到了地中海就行。这样一来，马赛也好巴黎也好，都变成非洲的一部分了。雨又不下，凉爽的风